

月照围屋心安是家

□钟俊宇

中秋将至,赣南围屋里飘出酿豆腐的香。我坐在天井边的石阶上,手机屏幕亮着,家族群正刷屏。

大伯在深圳,发了张深圳湾的月亮,配文“还是老家的月亮大”。堂姐在杭州,回了句“明年一定回”。父亲没说话,拍了一张围屋天井上方的月亮发到群里。拍得歪歪扭扭,月亮糊得像一滴晕开的水墨。群里忽然安静了。

客家人的中秋,散在各地,却围着一轮月亮。

围屋那墙,我小时候拿指甲抠过,抠不动,厚得吓人。外头看着像碉堡,小窗户跟眼睛似的瞪着外面。一脚踏进天井,石板缝里冒凉气,光脚踩上去一个激灵。喊一嗓子,声音顺着廊道跑,能从东屋窜到西屋,撞墙上弹回来。小时候只觉得好玩,从这家窜到那家,大人也不管。现在才明白,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最缺的就是“安稳”两个字。一座围屋,把同姓同宗的人箍在一起。外头日头再烈,天井里的月光总是静的。家是国,国是家,国稳,家才安,这个理,客家人最懂。

《晏子春秋》里说,“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我头一回读到这句是在高中课本角落里,当时没感觉。后来在外地过了一个中秋,才突然想起这几个字。赣南客家的中秋,跟别处还真不一样。一样的是月亮,不一样的是怎么拜、怎么吃、怎么热闹。拜月不是简单赏月,是一家人同堂,设香案,摆供品,循古礼三拜。舞火龙更热闹,稻草扎的龙身插满线香,夜里舞起来像一条流动的火河。烧瓦塔是压轴的,几米高的瓦塔,火一点,噼里啪啦往上蹿,火星子溅到脸上烫烫的。小孩子尖叫着绕圈跑,大人站外圈,脸上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这些习俗,外地人看了觉得新鲜,客家人看了觉得踏实。

为什么踏实?因为都是祖辈传下来的。客家人把“传”字看得很重。传的是香火,传的是规矩,传的是月光下那一桌团圆饭的味道。酿豆腐要手工剁馅,芋饺要捏成弯月形,米酒是自家酿的,连月饼都带着一股朴素的气质。这些吃食不精致,但每一口都有来路。

为什么客家人对中秋这么较真?我也说不清。但大概跟迁徙有关吧。祖上从中原一路往南,走了几百年,走到赣南才算站住脚。路上能带什么?金银细软早丢了,族谱揣在怀里,还有就是吃食的做法,拜月的规矩,跟一句口头禅——“八月十五要回来。”我有时候想,这些东西轻得很,可又重得很。

大伯在深圳看月亮,父亲在围屋里看月亮,看的其实是同一个月亮。只是围屋的天井把月亮框成了方的,深圳的窗户把月亮切成了扁的。

去年中秋,赣州那场“客家摇篮”中秋拜月大典,线上直播三万人看。三万人散在东南西北,看的还是同一轮月亮。古人说“天涯共此时”,是没法子的事。今天倒好,群里一张照片,天涯就成了隔壁。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围屋里的月光照了几百年了,照过穿长衫的秀才,照过背行李的年轻人,照过举着手机拍月亮的父亲。月光没变,变的是月光下的人。

但人心里那点东西,也没怎么变。父亲拍的那张照片,我一直存着。月亮糊成一团,围屋的轮廓倒还看得清。我盯着看了半天,觉得这样也挺好。月亮不用看清,知道它在就行。家也是。

贺兰山不高,不险,也无奇峰。它只是安静地蹲在赣州城里,像个沉默的老人,数着江水流过的日子。山顶有台,名郁孤。这名字听着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仿佛它早已知道自己注定要在这里,用千年的目光,凝望些什么。

台前的柱子上,镌着十个字:“郁结古今事,孤悬天地心。”说是李渤题的。这位唐代的虔州刺史,是个喜欢低头思量的人。据说他后来还创办了白鹿洞书院。他站在这台上,望见章江与贡江在脚下相拥,合成一条赣江,便头也不回地向北去了。水是留不住的,人也是。他大约是想到了什么,心里忽然一沉,便留下了这十个字。那笔迹是沉着的,也是寂寥的,像一声叹息凝在了石头上,等后来的人来读,来懂。

后来的人果真来了。仿佛这贺兰山上的凝望,终于有了回应。

先是苏轼。他从北边来,一路贬谪而来,到了赣州。登台的时候,他的行囊里装满了北方的旧梦和一路南来的瘴气。可他抬起头来,看见的却是满山翠色如浪,一江

蜜酥饼的记忆

□揭国生

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这么实现了?

我盼着月亮早点升上来。晚上,我真的从父亲手里接过一整个月饼,香喷喷的,以最诱人的姿态躺在手心。对着圆月的月亮,我咬下一大口,满嘴酥香,那滋味一下子传遍全身。我从来没吃得这么过瘾过。吃完一个,我看了看弟弟妹妹,他们跟我一样,也陶醉在月饼里。

父亲只掰了一半,坐在一旁,边吃边看着我们。他吃得很慢,我吃完一个,他那半个还剩一小半。他见我盯着他的月饼看,知道我还意犹未尽,笑着问:“还要不?我那还有半个,拿去吃吧。”

我求之不得,拿起就要啃。弟弟急了,高声嚷:“我也要,我也要。”妹妹们也不甘落后,纷纷加入。家里一下子热闹开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荡漾开来——原来长辈们早有打算,都只吃了一小块,留下一部分,专等我们这些馋虫赖着不走时,好拿给我们解馋。于是我们兄妹几人不仅吃光了自己的,还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那份也吃了。

可我一直想不通,父亲哪来的钱买这么多饼?我知道他有办法,可在那时候,拿出一笔钱买回整整一筒月饼,绝不

是件简单的事。直到有一天,父亲才不经意透露了一点。

原来他从朋友那里打听到,城里有人收马苕菟(宁都话,学名菝葜),就到山上挖了去卖。马苕菟是种带刺的植物,根呈块状,形如生姜。我家后山长着好多,父亲劳作之余,抽空去挖,晾干后再带到城里卖。买月饼的钱,就是这么来的。

难怪那些天,父亲手上常常带着伤。知道真相后,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为了让儿女开心,他可以撇开所有困难,自己吃再多苦也不吭声。

如今,月饼的种类多到数不清,广式的、苏式的、云式的,水果馅、蛋黄馅、豆沙馅、五仁馅、牛肉馅、椒葱馅,包装越来越豪华,一盒动辄数百上千元。可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吃了也未见得成仙。筒筒简单多好,像过去那样,一张纸包一包,一家人坐在一起,团团圆圆,其乐融融。

只是我知道,我怀念的并不是蜜酥饼本身。我早已习惯了现在的月饼,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藏在饼里的爱,才是让我久久回味的——那些温馨的画面,留给我的恒久的感动。



枫红月圆时

徐淑荣 摄

都晒好了,等你

□欣言

今年她多了一件事:晒。

竹匾是老物件,篾条编的,边上拿铁丝补过一圈。她在楼顶上一字排开,晒辣椒、晒萝卜干,还有一把去年收的干豆角。我在电话里说,超市里什么都有,你晒这个做什么。她说:“太阳晒的,味道不一样。”我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她就说:“你回来吃就晓得了。”

我没再接话。说实话,我是嫌她折腾的。楼顶一趟趟上下,她这两年爬楼梯得扶着栏杆。可她晒东西的时候是高兴的,人高兴的时候你拦不住。

隔天中午她发来一条语音,点开是楼顶的风,哗啦哗啦地响,中间夹着她喊我小名:“下午还得翻一趟,晚上就能收。”我坐在办公室又把那条语音放了一遍。

晚饭后我在阳台上练习吹笛子。这支笛子是去年买的,一直吹不成调。这两个月才勉强能把《茉莉花》吹下来。楼下散步的人偶尔抬头看一眼,我也顾不

上。那天吹到一半,母亲发来视频,我把笛子举给她看。她说:“好听,就是那个音有点飘。”我说妈你又不懂。她说:“我不懂音,我懂你。你小时候学二胡,学了三个月,弓子就送人了。”

我举着笛子,半天没吭声。说起中秋,我又想起父亲。那几年的中秋,父亲把小方桌搬到院子里,月饼切成几块,一人一小块。母亲总说自己不爱吃甜的,把她那一块让给我。长大了我才明白,那年月饼金贵,一筒四个,还得留着走亲戚。

昨天母亲发来一张照片:楼顶上摆着三只竹匾,辣椒红,萝卜白,豆角黑。太阳斜着照过去,匾沿上落了一道亮边。她打字慢,只打了六个字:“都晒好了,等你。”我把照片存进手机,摆在相册最上面。

离中秋还有半个月,月亮一天比一天圆。老家那头风起了,母亲竹匾里的辣椒被吹得轻轻动了一下。

替,人间的悲欢离合,都凝在这两个字里,化也化不开。

而那“孤悬”呢?郁孤台孤悬在贺兰山上,像一颗心悬在天地之间。这颗心,是李渤的感慨,苏轼的旷达,辛弃疾的忠愤,文天祥的节义。但它又不止是他们的。它是每一个登高望远的人在,某个黄昏或清晨,忽然涌上心头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东西叫天下,也叫苍生。

原来,这座台千年的凝望,望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每一个心里装着山河的身影。它望过苏轼的豁达,望过辛弃疾的悲愤,望过文天祥的忠烈,也在望着你——望你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走上来,站在它身边,望向北方,然后把你的心事也叠进那厚厚的岁月里去。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来赣州,不妨登一次郁孤台。不必带太多行囊,只请记住那十个字。站在台上,看江水奔流,望北方的天际。风从千年前吹过来,把你的衣襟吹得像一面旗。你会发现,脚下的石板还留着唐宋的余温,而你抬眼的那一刻,也成了这场绵长凝望的一部分。

七绝八首·赣州江南宋城新八景

□赵永金

昔东坡居士过赣江,有诗云: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
舟行十里磨九洑,篙声荦确相春撞。
醉卧欲醒闻淙淙,直欲一吸老虎。
何人得觊窥鱼缸,举叉绝叫尺鲤双。

此数语足见赣江之险绝,宋时风物之雄奇。余少时长于虔州长宁(寻乌县旧称),每归江南宋城,必觅师访友,抚砖觅迹,积年既久,情味弥深。今赣上新推八景,感千年风物,漫成绝句八章,不计工拙,聊记行脚。

其一 八境揽胜

章贡双流抱古州,凭高犹记宋时舟。
苏公墨迹尘犹在,揽取江山一望收。

其二 城垣印月

雄楼逶迤枕贡江,宋砖斑驳阅沧桑。
冰轮漫照苔痕冷,百炼刚柔入寸肠。

其三 浮桥忆影

百板横波逐浪浮,东河遗迹几经秋。
江头市井烟花晚,散作虔城未了愁。

其四 通天梵韵

丹霞幽窟隐禅关,残崖摩刻意自闲。
山静钟声邀客至,烟轻云影护僧还。

其五 鲤跃榕窑

水火相参炼旧缘,榕溪窑火越千年。
瓷痕犹带山川气,朴质风流未肯传。

其六 福寿流芳

渠脉横斜贯赣疆,巧营造构溯流光。
篆纹福寿藏幽壤,千载安澜泽一方。

其七 崆峒冰雪

危峰耸峙对南天,霸气萦回绕岫巅。
待得寒琼琼远岭,苍苔淡墨自悠然。

其八 巷古钟悠

曲巷逶迤蚀岁华,疏钟摇曳落千家。
老街犹带斜阳暖,古衙前尘入烟刹。

自题

八景吟成墨未干,半留烟雨半凭栏。
人间圆缺寻常事,且对空山仔細看。
诗成八章,或曰未工。然吾取曾文正公“求阙”之义,宁拙毋巧,宁阙毋全。江山有尽,情味无穷,留此数阙,以待来者。

鼓励的力量

□谢潮洲

被鼓励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它能激发人的潜能,极大地提高自信心。

在家里,子女希望得到家长的肯定;在学校,学生希望得到老师的鼓励;在单位,下属希望得到领导的认可。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小故事:一个女孩因为长得矮小被老师排除在合唱团之外。小女孩想不通,难道天生矮小有什么过错吗?她躲在公园伤心地流泪,又不甘心地试试自己的歌喉,难道我真的唱得不好听吗?女孩唱了一曲又一曲,不料有一个称赞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唱得真好,谢谢你,小姑娘,你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姑娘惊呆了,说话的是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自此以后,小女孩经常在公园唱歌,也总能听到老人的称赞。过了许多年,女孩长大了,成了小城有名的歌星,但她忘不了公园里那个慈祥的老人。一个冬日下午,她来到公园,却见靠椅上空无一人,原来,老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个听障者,什么都听不见已有二十年了。”一个知情人告诉她。

看完这个故事,我深受感动。故事中的老人,其实听不见,但他每次看到公园里唱歌的小姑娘,都会称赞她唱歌唱得好。正是有了老人的鼓励和称赞,小姑娘重拾了信心,并通过长期努力练习,最后成了歌星。善意的赞美和鼓励,如同一剂良药,能医治灰心 and 绝望。

我也曾有过被肯定鼓励的经历,那种记忆,历久弥新。

那是1995年,我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候,农村学校很多孩子都住校,因为从村子到集镇学校有十多公里,走路要两三个小时。大家都是周日下午去学校,背着一个星期的米和菜,周五下午放学再回家。

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在学校旁边一座拱桥上散步,往河里扔石头玩。过了一会儿,班主任王老师也散步到拱桥边,看见我在那里,就过来和我聊天,表扬我在学校组织的绘画比赛中一幅作品画得好。她还说:“好好努力,认真学习,我觉得你以后肯定能够考上大学。”

说实话,那时我还真不知什么是大学,但听了王老师表扬鼓励的话,我感到非常温暖,内心激动。之后也一直坚持努力学习,成绩在学校始终名列前茅。后来,也如王老师所料,我真的考取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本科生。

三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王老师当时说我以后能够考上大学,或许是随便说的,但是,她一句简单的话,却给了我极大的自信和无穷的力量,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美好的种子,一路指引我追梦梦想。

期盼所有的老师和家长,对孩子们多一些表扬和鼓励,多说“你真棒”“你一定行”“我相信你”,少说“你真笨”“你真差劲”“你太让我失望了”。因为,一句表扬和鼓励的话,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